

说说咱们班的那些人和事儿

○丁宁宁（1977级电机）

那么多年过去了，电师七班的那些人和事儿，在我头脑中还是那么清晰。说实在的，这辈子能有在清华学习的经历，对我来说有一定的偶然性。

入学前的坎坷

首先，那时我已经是30岁的人了，工作也比较稳定，北京门头沟区少年宫科技辅导员，教师编制，每月42.5元工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女朋友处了七八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一听说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们高中那个班的同学一起讨论了一次，想看看别人什么打算。结果是：凡是工作比较稳定的同学，一般都不打算考了，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同学则决定去接受邓小平的“招安”。我参加高考的主要因素则是女朋友，她说：“有这个机会干嘛不去考？”于是就到区教育局领报名表了。

一到区教育局，才发现没那么简单。人事科的同志说：“你是业务骨干，别考了。”我一听就急了，但也没办法，后来才知道是军代表张政委的意见，留下的也不只我一个人。眼看离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一天时间，我打听到张政委家的地址，硬着头皮找上门去。一见开门的人我就乐了，是常找我修理电器的李阿姨，原来她是张政委的爱人。在李阿姨的斡旋下，张政委最后做了让步。他要我在报名

表的第三志愿填上“回原单位工作”，然后签了字。

高考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考题比预想中的要容易得多。考试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两个月过去了，门头沟的很多考生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有我和几个老高三的没有收到，真是望眼欲穿啊！直到离开学还剩一周的时间，对上大学我已经不抱任何幻想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除工作交接之外，我入学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和女朋友一起去二龙路派出所领结婚证。

开学的第一课

到清华报到的时候，没想到那么多人来迎接我们，特别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教师也在其中。我行李比较简单，在老师的引导下，很快在1号楼安顿下来。放下行李后，在学校迎新气氛的感染下，还没来得及四周看看，就又要去接其他同学了。我们那一届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最大、最小的都属猪。最小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有的还不到18岁；我们几个“文革”前的老高三学生，都满30岁了。

入学教育比较简单，主要是认识一下系里的老师，班里同学互相做自我介绍。记得当时系里领导专门讲了一下为什么要办这个师资班，听了以后同学中反而议论纷纷。由于报志愿的时候并没有细致到专业，很多同学对当教师思想准备不足。

□ 值年园地

胡广书和叶大田老师就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在清华当教员要求是很高的，并不是每一个人将来都能留在清华，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学习搞好，不要胡思乱想，想也没用。”个别调皮的学生说：“不好好学习就不用当老师了。”我和老王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觉得这个问题无大所谓，当时能有机会上大学心里就很知足了。

基础课中，印象最深的是高等数学。平头、黑框眼镜的葛老师从轮椅上站起来，拄着双拐上了讲台，一只手撑着拐，另一只手在黑板上写字，做了简单自我介绍后开始讲课。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请老师坐下讲课！”葛老师回过头来，还没来得及说话，更多的同学一起喊：“请老师坐下讲课！”葛老师停了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平静地说：“谢谢同学们的好意！清华的教员没有坐着讲课的习惯。”然后转过身去，继续拄着双拐讲下去。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葛老师洪亮的讲课声。他的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一直到今天，我始终保持着站立讲课的习惯。

难忘的学习经历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班里的同学都憋了一股劲，学习上根本不需要人督促。虽然都是考进来的，能力上还是有点儿差别，但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学习。只要有同学问题没搞懂，就会有好几个人来帮他解答。遇到特别困难的问题时，有些人连饭都不吃了，一定要争出个结果来。当时从来不用为课堂秩序发愁，老师提问时也从来不会冷场。但这样的学生也不太好教，

自习课老师答疑时，常常会遇到同学对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提出疑问；有的同学自学能力强、对教材不满意，不断地要求老师提供新的参考书目。记得上专业课时，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干脆发了伯克利大学的原版教材。

说起来，当时清华的学习条件并不太好，图书馆算是条件最好的地方，去晚了根本没有座位。二教、西阶四面漏风，但这里不仅上大课要抢座位，自习时间也人满为患，不少同学只好在宿舍上自习。但宿舍桌子很小，最多只能容得下两人。记得有段时间旧水利馆三楼有个空教室，我就悄悄溜到那儿去上自习。当时班干部最头疼的是10点半按时熄灯，每天都要费很多口舌，熄灯后还总有人打着手电在蚊帐里看书。曾经有一阵，学校安排宿舍楼统一拉闸，但好几次拉闸后又被人合上了。同学提意见说：拉了闸宿舍安全难以保证！校方只好妥协，还是要求各个宿舍自己关灯。

记得入学后考英语，通过的人免修。学校给通过的人安排了口语课，但因缺少教师而时断时续，我却一刻不敢放松，毕竟年纪大了。其他功课方面，由于自己的基础好，开始不用太费力就能考班里前几名。上专业课后，要保持班里前10名都非常困难了。毕业前半年儿子出生了，概率统计我才考了不到80分，心里十分惭愧。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王先冲教授，他要求我用导电纸模拟电场分布，来验证有限元算法的精确性。我担任过少年宫的科技辅导员，自认动手能力还可以，但苦于经费上的限制，自制导电纸的面积不够大，实验效果不太理想，留下了点遗憾。

活跃的校园生活

清华大学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紧张的学习之后，是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我们电师七班在这些方面也不落后。系里组织歌咏比赛，赵伟站出来指挥，有模有样，像受过专业训练似的；学校组织排球联赛，我们班在李镛、赵肖敏、俞曙、韩可都、赵伟等同学的努力拼搏下，差点儿进入前三名。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汪晓东、赵肖敏等同学蔫不唧地参加了学校话剧团，直到在大礼堂演出亮相班里同学才知道。周四、周五晚的舞会上，也闪现着同学们优雅的身姿。

清华有一句话：8-1>8，每天一到下午4点，大操场上就挤满了人。我经常跑到大操场去踢足球，总是踢到一身臭汗，人变成了土猴儿才肯罢休。夏天里游泳池也是人满为患，我们就骑车到颐和园的开放游泳区去游泳。冬天来了，在冬泳同学的努力下，学校游泳池专门留了一个放满了水的小池子。冬日清晨，冰面上闪烁着冻得通红的躯体。

成立“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是我们在校期间的一件大事。其实好几个系的同学都有这个想法，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顾立基、姜云林问我，我说这还不简单：你们找几个人发起成立就是了。老顾他们几个人就写了倡议书，在学生会的协助下召开了成立大会，管理系的董新保老师还讲了话。结果协会一下子壮大起来，成为当时校内最大的学生团体，活动也搞得丰富多彩，把大家的学习生活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紧密联系起来。这个协会有不少会员，毕业后走上了与经济管理

有关的岗位，例如楼继伟、顾立基等。

民主选举风波

1980年秋天开学以后，校园气氛开始变得热烈起来。民主选举的传言不久就得到了证实。根据海淀区的通知，清华学生中要选出一个人民代表来，参加明年的区人民代表大会。一想好几千人，就一个名额，我们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国庆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上级党组织要我们到北大去学习竞选经验。下课以后，我就叫上老王等几个人骑车到北大去了。北大校园里人山人海，墙上有不少竞选宣言，不时听到高音喇叭中的辩论，气氛十分热烈。我和老王都是“文革”过来人，就找了几个同学问了问：那你们还不上课？答案很一致：看情况呗！

回学校后，我们这些人的意见是：学生还是以学习为重。但清华校园里的竞选气氛不如北大热烈，学校领导就坐不住了。校党委找了一些学生党员开会，批评我们对政治活动不积极，要求党员积极带头参加竞选。我回来后召开了支部会，传达了校党委的意见，老顾、老王决定参选，班里的赵国杰也报名参加竞选。其他各系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校园里的竞选大字报多起来了，高音喇叭也安上了，好在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期末考试之后，很多同学寒假不回家，全部精力投入竞选，清华校园的竞选气氛很快就赶上了北大。

开学以后，竞选正式拉开序幕。由于各系一般都倾向选自己系的人，选票非常分散，校党委只好找各系学生党员谈话，要大家顾全大局。老王退出竞选后，考虑

□ 值年园地

到减少班内竞争，我曾经劝赵国杰退出，他表示选不上没关系，但要行使公民权利，我就不再说什么了。在与各系协商过程中发现，由于“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的因素，还是老顾的知名度比较高，到了选举前一周，老顾的支持率迅速上升，终于当选。

毕业离校

我们那时的毕业分配是供不应求，各个单位都到学校来抢毕业生。只是受户口

的限制，班里很多同学难以选择理想的城市。为了尽量满足同学们的就业想法，胡老师和叶老师做了大量工作，加上班里还有杨先庆、杨镭等一些同学提前攻研，又增加了几个就业机会，在分配问题上没有出现大的矛盾。离校前有人给每位同学买了个小本，供大家写临别赠言用。但离校前大家都很忙，我的小本子上没有能够记下所有同学的留言，不过我相信，四年半的大学经历，每个人都难以忘记。

2012年3月12日

创业中的那些熔炉体验

○张 骥（1987级电机）

回首工作20载，其中一半时间是在创业。十年间有幸亲历一家企业从无到有，从种子期、初创期到现在300多人的扩张期，并且每隔一段就体验一种“熔炉般的经历”。我感谢母校博大的文化和严谨的作风，使我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愈挫愈奋，直到成功或不成功的终点。

从高电压到微电子

人生的轨迹都是前有因后有果的，也充满了戏剧性。198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高电压专业（高7班）。学校五年严谨的培训，尤其是当时教育上的“两条不断线（英语、计算机）”，为我日后进入IT行业、创建软件公司打下了基础。由于辅修了应用数学系的学位，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为《应用有限元法计算氧化锌避雷器的热扩散数学模型》，并在电机系和数学系共同指导下完成。当时我的论文



张骥
学长

导师吴维韩教授是电机系系主任，他将我的论文工作分成两个部分：高电压实验和计算机编程。当我看到通过微机迭代计算后的热扩散数学模型越来越接近实验曲线时，异常兴奋，最后该论文以90分的成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

1996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一本清华大学寄来的杂志，是《中国电机工程学报》杂志（1996年02期），其中有一篇文章，